

深水埗剪影

■ 中四乙班 譚健希

深水埗，是這片石屎森林中的枯枝區，是七彩奪目的明珠背後的陰暗面，是鳳凰浴火重生後留下的灰燼。更直接地說，這裏是「老舊」的化身。

走進深水埗，首先映入眼簾的，便是那接近無根的矮「樹海」，從他佈滿雀斑的臉龐便知道，這裏每一棟的唐樓都有一定的歷史。剝落、霉黃的塗漆似乎在向路人無聲地訴說當年的一點一滴，曾經是鄰舍相聚閑談，充滿歡聲笑語的天台，也隨着時間的流逝只剩下一根一根魚骨狀的天線，好比一個毛髮稀疏的頭蓋。矮小的高度讓他與路人更親切，當他用慈祥的眼光望向擦身而過的路人時，換來的卻是冷漠的回應；當他盡力地撐起矮小的身軀，望向那些高大年輕的樓宇時，他們故意忽視，更與其他同類「自成一苑」偷偷譏笑這舊時代的產物。唉！從外置冷氣看到他流下的眼淚，也能感受他的悲傷。

更深入深水埗，或會看到碩果僅存的當舖，他刻意把自己隱藏在街道的盡頭，彷彿要把自己與其他商店分隔開來。大大的「當」字令人聯想起古時公堂門外擺放的「威武」，實在生人勿近。走進其中，你就會發現需要抬高頭才能看到「判官」，但你並不能見到他的表情，只有低沉的聲線在這狹小的空間中回響。你把要典質的物件遞給他，經過估值後，他就會把相應的金錢和一張收據交給你，你要在時限前交還金錢和單據，才能贖回物品。他自以為是與世隔絕，獨立不群，殊不知其實是他正被其他人排斥，或許這份威嚴，是他在這個便利的社會中僅存的顏面。

走着走着，餓了，便到附近的茶餐廳用膳。走進店內，一位老伙計走過來，問我：「是否照舊？」我平淡地說：「是。」仔細一看，這間茶餐廳與我小時候沒多大的改變。淡黃的燈光充斥狹小的餐廳內，為這個空間增加了難得的情調。當你找好位置坐下後，就會看到桌上已經擺放好紙巾、叉子和匙羹。雖然擺放的位置每次都不同，但對我而言，比起其他餐廳一式一樣的刀叉擺放位置，這種擺放方式更添一份隨意，一種回憶，一種情懷。不久，就遞上了食物，我看一看老伙計，他不是我的親人，也不是我的朋友，更與我沒有任何在這間餐廳以外的關係，但就在這裏，彼此之間有着無言的默契，彷彿有着一股神奇的魔力連繫着食客和茶餐廳。或許就是這個原因，令這「老舊」的茶餐廳在重視裝潢的社會中仍可苟延殘喘，讓人在這裏找到僅餘的溫暖。

在這個紙醉金迷，發展急速的社會，為了追求更高的效率，都把「陳舊」的

商店通通拆掉，換成可以容下更多商店、裝潢更加華麗的廣場，或是包羅萬有的超級市場；為了能容納更多的居民，把「陳舊」的樓宇拆掉，換作一座又一座，冷冷冰冰，彷彿連天空也觸手可及的樓宇。這些發展無疑能造福大眾，卻失去了一份人情味。如果有時間，不妨好好把握最後的機會，到這個「老舊」的地區逛一逛吧。